

浙江文叢

俞樾全集

〔第十四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俞樾全集

〔第十四冊〕
春在堂雜文（三）

〔清〕俞樾著 余國慶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春在堂雜文六編卷一

錢唐學記

錢唐，古縣也。縣之有學，肇始於宋紹興，遷建於明洪武。代有修葺，碑記具存，可無贅也。咸豐季年，粵賊陷杭，學燬於兵。收復之後，與府學、仁和縣學同時重建。而大難初夷，物力未裕，粗還舊觀，苟美苟完。及今垂三十年，旁風上雨，日就撓頽。光緒十四年，紳士前侍郎朱公等請於中丞崧公，修葺府學、仁和學。工大費鉅，錢唐學未遑兼顧。

及十七年五月，霖雨兼旬，大成殿東廡及明倫堂皆圯，而文昌閣、土穀祠、鄉賢、名宦諸祠亦積毀過半。於是教諭葉君、訓導袁君言於錢唐令伍君，請於護撫劉公、署藩司黃公、都轉惠公，發錢五百萬爲繕完之費，而以前侍郎朱公及楊君文瑩、王君同、丁君丙董理其事。其監視工作者，鄒君在寅、張君景雲、宋君元煦、陸君家驤也。鄒君熟於杭之故事，乃謀於朱公曰：『學宮之東，舊有褒忠祠。今其鄰地新設太平營，侵占祠地。又於祠基建立廬舍，闔扇坐連，轉與學宮若不相屬。其學中廊屋亦爲書斗竊賃於人，於學宮之西私闢一巷以隔絕之，東西兩路儼成通衢。此侵地之宜復者也。舊制明倫堂及崇聖祠、忠孝祠、土穀祠位置皆未得宜，所立

「宮牆第一流」石坊在西面河沿。蓋舊制即以此爲泮池也。今泮池已改鑿於櫺星門外，則石坊虛立，轉洩文明之氣。此規制之宜正者也。今請自宮牆起，由泮地而櫺星門、戟門、大成殿、東西廡及名宦祠、鄉賢祠皆仍其舊而葺治之，丹雘_(一)之。至明倫堂，則移對學之正門，加造中門三楹，翼以廊房，排樹碑石，設立欄楯，以肅觀瞻。其東建土地文信國祠，又其東建崇聖祠，皆有門有垣。其前偏東建奎星閣，又前偏西建文昌閣。閣之前有門，門之左則就廢基重建褒忠祠，以祀明臣方正學等十四賢。又左則建忠孝祠，而「宮牆第一流」石坊則移建東路，改書「錢唐縣儒學」五字。至民間侵占之地，宜請官示禁，勿使溷雜。以褻文明。』於是縉紳聚謀，僉以爲然。告於有司，一從其議。侵地既復，規制聿新，頽壁丹柱，重垣修廊，鏤檻雕櫳，攢甍鬩拱，共用洋錢一萬四千七百有奇。原發經費不敷，先籌款應付，而以浙西商捐歲修餘資償之，自壬辰九月至癸巳七月而底於成。

夫建學明倫，三代之成規也。崇儒右文，聖朝之美化也。錢唐爲吾浙大縣，學校所係至重，自今以往，學庭顯敞，俎豆莘莘，於以崇化勵賢，進德修業，邑之人文其日盛乎！余主講詁經精舍二十有八年，與邑人士有朝夕切劘之誼，幸斯舉之有成，喜宏規之大起，當道諸公敬教勸學之盛心與在籍諸君子實事求是之雅意，洵足以闡揚儒業，振起斯文，而爲聖天子化民成俗之一助。作而不記，後世奚述？因識本末，以告方來。

小靈鷲山館記

孫翰香司馬故有別墅在吳江鷲脰湖之濱，乃王載陽徵君舊宅也。園中奇石最多，而以三石爲甲，一曰翰墨林，一曰秋蕉拱露，一曰鷲君。庚申之變，園毀於兵，而三石獨無恙。亂定之後，司馬載石而移置秀水之新塍鎮，玲瓏春色，不減當時，虎落樂壇，位置妥帖。見者詫曰：『此非鷲脰湖之故物乎？何乃鳥集鳥飛，兔興鳧逝，澌然而至於斯也！』司馬笑曰：『靈鷲一峰，飛來湖上，子不聞乎？』因即名其居曰小靈鷲山館。

山館之左有榭臨流，是曰留雲水榭。由水榭折而行，得山洞焉，是曰遯窟。又由遯窟折而行，拾級登山，有亭巋然，是曰嘯秋亭。亭之西植梅成林，是曰香雪巖。由東北度石梁而下，曲廊翼之，是曰倚月吟廊。廊之下，寒碧一潭，清可見底，是曰在山泉。出山洞而南，有石秀拔如靈芝然，築室其旁，是曰壽芝室。室之上，有傑閣焉，所以藏金石書畫者焉，是曰藏暉閣。

嗟乎！斯館之勝，在浙西亦僅見矣。唐人楊巨源詩云：舊地已開新玉圃，春山仍展綠雲圖。請用柳柳州之例，書此語於石，以賀其遭而并爲主人賀。抑又聞宋時靈壁^(三)張氏園中之石有曰小蓬萊者，東坡居士、荊溪居士及紫溪翁先後留題，遂成名蹟。司馬風雅好事，富於收藏，海內名士無不願與之游，過新塍者，必訪小靈鷲。異時小靈鷲之名，或且出小蓬萊之上矣。此則吾所尤賀者也。

壽氏勸學堂義塾記

《小戴禮·學記》曰：『古之教者家有塾。』然則家之有塾，由來久矣。近世士大夫亦有設立家塾者，而其所以爲教，則惟是應舉之學、八比之文、八韻之詩而已。昌黎云『文章豈不貴，經訓乃菑畬』。今之人殆未聞不菑畬凶之義乎？暨陽壽氏，大族也。始以多田富甲一鄉，田田相挈，千畝者百，號壽十萬。自前明嘉靖以後，科第蟬聯，入直玉堂，出乘轎軒，後先相望。其裔有梅契茂才者，詁經精舍之高材生也。與其諸長老謀，謂吾族近年來稍稍不振，欲振起之，舍學無繇。乃創建壽氏勸學堂義塾，廣置書籍，延訪明師，課子弟以經史、詞章，即時文雜著，罔有不備。而其尤重，則在治經。美哉！斯舉乎，可謂知本矣。

雖然，治經必先識其門徑，請粗言之。治《易》勿信先天後天之說，治《書》勿信僞古文之說，治《詩》勿從後儒之新義而廢小序之古義，治《禮》勿厭鄭而喜王，治《春秋》勿廢公、穀而從左氏。如此之類，梅契從吾游久，聞之熟矣。請歸以語其子若弟，俾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。學成之後，神而明之，或不必拘守此說。然其始必以此爲教，譬猶正朝夕者必視北辰也。誠如是，吾見數十年之後，浙東之言經學者，必以暨陽壽氏爲淵藪矣。

杭州重建北新關水口金龍四大王廟記

神姓謝，諱緒，錢唐安溪下墟里人，宋理宗謝太后族姪也。憫宋之亡，自投於水。厥後明太祖與元兵戰於呂梁洪，敵據上流，空中有神挽河逆行，遂大破元兵，蓋即神所爲也。其旗幟隱約有『金龍』字。是夜，見夢於明祖，乃封神爲金龍四大王。蓋神有三兄曰紀、曰綱、曰統，神居第四，故以『四』稱。神之歿也，附葬其祖塋金龍山之麓，故稱金龍。國朝施潤章《矩齋雜記》曰：『神少時，曾讀書金龍山。』意者即祖墓所在，築室而讀書歟？生也廬乎是，歿也墓乎是，宜乎以金龍自表其旗，而明祖即因是以封之也。自明代以至本朝，屢著靈異，疊加封號。其敕命頒於朝廷，其秩祀領於祠部，其事蹟詳於志乘，其廟貌徧於江海。盛矣哉，金龍四大王之神乎！下墟里故有神廟，而杭之人以其僻遠，瞻禮非便，康熙中建行殿於北新關水口。其地闐闐駢壁，舳艫輻湊，居民行旅，羅拜其庭，若節春秋，敬承祀事。楹桷有赫，俎豆維虔，神歆其祀，民蒙其福。庚申、辛酉間，燬於兵燹。楹廊碧殿，蕩爲瓦礫，祠傾像毀，過者盡然。永康應敏齋方伯時寓武林，謀於城中縉紳先生及里父老，即舊址而重建焉。衆議允諧，羣力咸集。地故米市，按斛集貲，積微成鉅，鳩工庀材，不日而成，材美工巧有加於昔。落成之後，靈瑞咸臻，郵籤津鼓，迭被休嘉，船車楫馬，靡不利賴。麗牲之碑，例宜有銘，五六年來，缺焉未備。余蘇杭往來，無歲不經由祠下，敬念朝廷祀典之重與里人崇德報功之意，爰述都較，永誌來茲。

銘曰：

忠義之氣，彌綸天地，神之爲神，惟忠惟義。冥以水死，黑帝是臣，矧茲毅魄，宜爲明神。明祖龍興，神力來助，挽河逆流，偉哉一怒。方今戰守，江海兼籌，樓船雲集，礮火星流。憑藉威稜，掃除瀕洞，前導馮夷，後隨胥種。新廟翼翼，永鎮河嶼，靈承勿替，於萬斯年。

杭州普濟堂記

杭之有普濟堂，蓋自阮文達公撫浙時始。踵而成之者，蔣撫軍攸銑、高撫軍杞、李觀察坦，及里人高宗元與丁燾也。庚申、辛酉之亂，堂毀於兵。大亂既定，百廢粗舉，而普濟堂於是乎復建，則又創始於蔣果敏公，而高都轉卿培、李司馬國賢與紳士丁君丙實左右之。先後六十年間，四姓適相符合，杭之人咸以爲奇。先是堂中可容千人，嘗鐫蘇文忠『高堂會食羅千夫』之句於怡安堂壁。及其復建也，則當事者鑒於從前圍城中絕糧之厄，割堂之南隅地數畝，別建義倉，而堂基遂狹於前，乃於堂之右購孫氏屋地以裨益之，而堂中規模亦日以美備。曰棲流，所以待羈旅之窮民。曰醫局，以待病者。曰接嬰，以全活嬰兒。曰正蒙義塾，以教育孤寒子弟。而清節堂，而卹災所，則仍舊貫而更擴之。凡此條例，皆丁君暨其兄申、與徐君恩綬、林君一枝、高君光煦斟酌損益，以臻厥成。丁君綜理省會，善舉靡不井井，而於普濟堂尤盡心焉。籌墊巨款至數萬金，堂之中就養者五百餘人，堂之外待以舉火者千有餘戶。僉曰，不再開拓，將

不足以容。乃買東銓第沈氏故址如千畝，爲將來增建屋宇之地。自此堂基益廣，堂規益宏，不特千夫會食可復當時之盛，或且倍蓰其舊不難矣。上以副聖天子子惠困窮之意，下以盡吾儒吉凶與民同患之義，豈不懿歟？

堂在仁和義同二圖及前衛右所，凡爲地四十餘畝。夫善作貴乎善成，而能創期於能守，不有記載，後無徵焉。余主詁經講席垂三十年，粗習杭事，故因孫君樹禮之請，記其辜較而勒之石。

喻志韶編修寒機課讀圖記

光緒二十一年，余孫陞雲不赴禮部之試，已而題名小錄出，余略一流覽，無甚熟識者，亦漫置之而已。及鼎甲姓名傳至吳中，浙人之在蘇者咸喧傳曰：吾浙得榜眼矣，則黃巖喻君長霖其人也。陞雲曰：此君字志韶，乃乙酉歲與我同舉於鄉者也。其明年，余來西湖，君已請假旋里，循詞館舊章，具白柬介其舅氏王子莊孝廉投書於余。余讀之，乃歎曰：『君之掇巍科，享大名，宜矣哉。』

蓋君之父西塘先生固義士也，而母王太宜人又節母也。同治中，粵寇犯台州及黃巖，西塘先生集鄉團禦賊，力竭死之。君年甫七歲，亦陷賊中。王太宜人籲告親故，稱貸銀錢，百計營求，始得贖之以歸。大亂之後，資用蕩然，生計之艱蓋可知矣。太宜人念家世單寒，先夫始自

奮於學，齋志而歿，藐是遺孤，庶成父志。故雖辛苦墊隘，課讀益嚴。蓋太宜人乃文學梅庵先生之女，梅庵先生余嘗銘其墓，稱爲敦行不怠，古之君子。太宜人幼承其教，女而有士行者，故能躬課其子。然卒以貧故，長子、三子皆先後輟學，而君則讀書如故。太宜人從其姑夜織，君輒就機前執卷呬唔。其三子日則從其兄耕，夜則仍從其母讀，機聲書聲，丙夜未休。今君貴矣，而其三子亦名在庠序，太宜人之意其可大慰乎！

君憫母氏之劬勞，又念幼時孤苦之狀，繪『寒機課讀圖』以紀之，距課讀之時，已二十餘年矣。君之言曰，杭之餘杭、嚴之桐廬、金之義烏、紹之嵊縣、台之黃巖，皆有喻氏，而皆不甚著，三百年來無讀書成名者。吾台喻氏尤微，後世溯家學之淵源，當自吾母始。余聞之而有慨焉。宋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引《芸閣姓苑》云，喻氏出鄭公子渝彌。然《左傳》實作俞彌，不作渝彌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云，《西河記》二卷，記張重華事，晉侍御史喻歸撰。而《晉書·張重華傳》，則云御史俞歸。喻歸、俞歸必是一人，則喻氏、俞氏實爲一姓，詳見余所著《春在堂隨筆》。吾俞氏自元時已居德清東門外之南埭，先世皆以耕兼讀，五百餘年來未有顯者。余幼時因先君子頻年客授於外，母姚太夫人自課之讀，回憶膝下授經，猶如前日。而蹉跎白首，學業無成，每一念及，爲之汗下。君則高掌遠蹠，自致青雲。異時『寒機課讀圖』必與嘉興錢氏『夜紡授經圖』同傳千古。一在浙西，一在浙東，豈非兩浙之光而喻氏之慶乎！吾孫陞雲固君之同年，其母姚氏，余亦素稱其賢孝，因君此圖而牽連及之，亦所以勸吾孫也。

合江李氏墓廬雙桂記

古來純孝之士，思慕其親，廬居其墓，至性感孚，往往及於草木。史家所載，有墓木連理者，有芝生其墓者。《晉史·孝行傳贊》云：『德之所屆，有感必徵。孝哉王許，永慕蒸蒸。揮泗涸柏，對槐巢鷹。』洵不虛矣。

合江李霽嵐先生，君子人也。咸豐五年，母陳淑人卒。越二年，贈公繼之。既營葬於龍德山之原，先生築室於場，塊然獨處，綿歷五年。手種雙桂，今森然參天。秋日花開，香聞數里。哲嗣紫璫明府屬其友繪『墓廬雙桂圖』紀之。宋時錢文僖留守西都，起雙桂樓，歐陽永叔、尹師魯皆爲之記。況至性至情，垂芳遺藻，非特君子之澤，抑亦蓼儀之思，宜有記載以播風徽。昔蘭溪高子章先塋有兩桂樹，杜端父賦詩云『對此儼然前輩是』，此可爲先生詠。若世俗所傳宋平章馬廷鸞手植桂樹，百年猶在。平章降神題句，有云『五百年丹桂，時來應放狀元花』。此則雖可爲李氏卜，轉不足爲先生重矣。

朱修庭觀察賓園記

修庭觀察於吳下寓廬之後購得隙地，而闢爲園，經之營之，以底於成，乞余文以記之。時余適暑杜門，未及往覽其勝也。承以圖見示，東西之廣六丈而弱，南北之修七丈而強。有池鄰

粼然，搖青而涵綠也。有石峨峨然，帖蘚而黏苔也。南向有樓，顏曰尺五。樓可以登高明、遠眺望也。東向有屋如舟，顏曰『定風波舫』，可以獨浪烟霞，高卧風月也。池之東有亭，與定風波舫相對，則命之曰船照亭。池之西又有小樓，文窗窈窕，蠻隔玲瓏，稍參以西法，則命之曰寶墨榭，以藏董思翁所書《歸去來辭》石刻也。此外小橋略約，修廊迴環，蓋園雖不甚寬，而園所應有者無不備具，亦可見其意匠之巧矣。

余問此園何名，則曰賓園。余請其說。君曰：『人生如寄耳。凡功名富貴，皆儻來之物。下此宮室車馬，尤外之外者矣。平泉草木，殷殷垂戒，無乃所見之不廣。斯園也成，人皆以吾爲斯園之主，不知吾亦賓也。春秋佳日，良朋萃止，一觴一詠，聽客所爲。於其東別闢小門以達於外，入門看竹，可以不問主人，故名之曰賓也。』余乃歎曰：『達哉斯語乎！孔子無我，佛氏亦無我。君能泯人我之見，已貫通儒釋之旨矣。』嘗讀陳椒峰先生玉璫《學文堂集》，有《客園記》，其略云：『陳子因所居西徧隙地，種竹累石，鑿池環繞左右，名曰客園。園雖創於陳子，凡陳子之客皆可往來坐卧於其間，陳子不得而私焉，故曰客也。』君之賓園，與陳子之客園，抑何其不謀而適合歟！達人大觀，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，所見略同矣。余自號『賓萌』，以賓萌遊賓園，無喧賓奪主之嫌。伏暑既徂，涼風告至，余將與君坐定風波舫，登尺五樓，而爲斯園賓中之賓矣。

昭慶寺重建戒壇記

自優波離尊者口傳律藏，而戒律以興。其中土，則漢靈帝時有天竺五桑門、支法顗等始於長安譯四分戒。遞傳至元魏，法聰律師始開四分之宗。又傳至唐貞觀中，終南山澄照律師而南山之宗立焉，釋其義者多至六十家。其後惟宋時昭慶真悟律師允堪作《會正記》，超出六十家釋義之上，是故天下言戒律者歸昭慶。

昭慶之有戒壇，建於宋太平興國三年。經始者爲永智律師，而真悟繼之，昭慶律宗於是大振。壇之興廢不常，然旋廢旋興，不久而復。蓋衆信所歸，成之自易也。咸豐之季，杭州再陷，寺爲焦土。收復之後，有羽高律師者，誅茅爲屋，聊蔽風雨。江蘇信士張月葭捐貲重建法乳堂五楹，餘未逮也。光緒四年，今住持律師發朗慨發宏願，冀還舊觀，監院僧蓮舟助之經營，於是善信景從，檀施雲集，凡六和堂、綠野堂、蓮喻室、祖師殿、伽藍殿、齋堂、客堂、庫樓、寮房，次第告成，而戒壇猶有待也。爰有錢唐丁君松生與吳興龐君萊臣、張君定甫過而歎曰：『昭慶以戒律聞天下，而傳戒無壇，非獨佛門之不光，抑亦杭郡之羞也。』乃出巨貲重建戒壇，又以餘力建法壽堂，贖還放生池，而寺之舊觀盡復。都凡用洋錢八萬有奇，而戒壇所費居四之一。戒壇既建，仍依故事，春冬傳戒，僧俗畢集，信受奉行，而昭慶律宗於是乎又復振。

昔顏魯公有《撫州戒壇記》，陸長源有《會善寺戒壇記》。作而無述，後將奚稱？余每歲

春秋兩至湖上，與聞盛事，樂觀厥成，乃爲之記，并係以銘。銘曰：

寺以律名，律以戒成。戒必爲壇，有基無傾。況茲勝地，然鐙以生。豈其靈蹟，可付榛荆？鳩工庀材，是經是營。昔傳地湧，今又崢嶸。春冬兩戒，萬衆歸誠。更千百年，佛法昌明。上鞏皇圖，下佑黎萌。

剡源先正祠記

韓文公稱古鄉先生歿而祭於社，此語不知出何書，昌黎之文當必有本。《文王世子篇》：『凡釋奠必有合，有國故則否。』所謂國故者，國之先聖先賢。釋奠於學，則祭之。今學校祀鄉賢，當起於此，而非祭於社也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言：『毫有三社主之祠。』此三社主不知何人，豈鄉先生之歿而祭於社者歟？以是推之，則上文言雍有九臣、十三臣^(三)，《索隱》謂不見名數所出，或亦其類歟？夫過大梁者，佇想於夷門。游九京者，流連於隨會。庚桑子居畏壘之山，尚有尸而祝之者，況其人已往歟？然則哀集其人合爲一祠而俎豆之，固亦禮之所應有矣。

吾浙寧波所屬有奉化者，縣境遼闊，分爲八鄉。剡源者，八鄉之一也。剡源溪自四明山來，經由其地，凡有九曲。鄉之人有趙君霈濤者，一鄉之望也。以邑志久未修輯，力所不逮，乃自纂修《剡源鄉志》。告成之後，慨然曰：『吾鄉雖地瘠民貧，而代有高人逸士，縣學鄉賢祠闕略未及。生其鄉者，不爲表彰，則年載既遠，安知不付之湮沒乎？』乃糾合同志，集貲建祠於丹

山赤水洞天之麓，名曰剡源先正祠。其地在剡源之中，介五六曲之間，所祀自宋免解進士樊公紱以下，至皇朝孝子張公立汜，凡三十七人。辜較所費，洋泉六百有奇，又捐田四十五畝，爲祭祀之用。若節春秋，潔治牲醴，與鄉中父老子弟瞻拜祠下，亦一盛舉也。宋寶慶間，袁韶知臨安府，建許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，事與此類。然彼猶官爲之，而趙君乃以鄉人力成其事，可謂有志竟成者矣。趙君有令子曰文衡，字平之，肄業於詒經精舍，言於余，請爲記。嗚呼，方今風俗亦少漓矣，苟能推此意而徧行之，使鄉之人皆有所矜式，薰其德而善良，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不讀非聖之書，不爲高世之論，庶可以樹吾道之閑而奪異學之幟乎！古人祭鄉先生於社，其意蓋在此。孔子曰：『觀於鄉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』吾於斯祠徵之矣。

杭州白衣寺移建觀音殿記

杭州天竺講寺供奉觀世音聖像，歷代崇奉，靈蹟昭然。每至春日，士女進香者以千萬億計。雖東海普陀落伽山，固觀世音菩薩道場，而其僧衆亦必朝禮天竺。雖遠弗憚，來者既衆，城外海潮、昭慶諸叢林，錫影瓶光，在處皆滿，而城中獨無經行宴坐之地，咸以爲憾。

道光初，有佛頂山僧曰果禪者，於城中王馬巷訪得好木菴故址，乃好木禪師棲隱之所，事載府志，因即於其地誅茅爲廬而創始焉。經營兩載，始克有成，建立殿宇，奉事觀音，爰名之曰白衣寺。然財力既未能充足，而地址又有所限，遂使殿門不得南嚮，出入稍迂。果禪以爲未

慊，示寂之際，猶耿耿不去諸懷。光緒二十年，住持僧本應以老退院，俾其徒印悟由城東藥師菴移主此寺，乃力以振興自任，諸搢紳先生鑒其意誠，亦樂成之，用能恢拓寺基，補建僧寮，爲殿爲堂凡七十三楹。寺前餘地，購而有之，殿門遂得南向，以便出入。又築壁其前，爲之屏蔽，以壯觀瞻。工竣之後，大衆來觀，碧殿楹廊，規模美備，咸合十而歎曰：『果禪未了之心願成於此矣。』此豈獨普陀僧衆來朝天竺者有挂錫之所哉，心香無礙，即以此作天竺觀可也。余因爲記，以志其成。

高宗賜錢文端公詩卷記

乾隆十有七年，錢文端公引疾歸里，高廟賜詩以寵其歸。今詩卷猶在。光緒二十三年，其裔孫怡甫觀察出以示余。伏念乾隆一朝，極千古未有之盛，公遭際盛時，明良遇合，亦極千古未有之隆。自公歿以來，一百二十三年，而此卷有神物護持，至今世守勿失。因思杭州徐文穆公於乾隆九年告歸，高廟賜五言律詩一章，同朝自鄂文端、張文和以下恭和者十有四人，嵇文敏奉敕書爲長卷，其卷亦至今尚在。余於其裔孫花農太史所得敬觀焉。今又獲覩此卷，歐陽永叔記仁宗御書飛白，言御書所在，將有榮光起而燭天。今浙東數百里間，錢與徐兩家藏此環寶，雲章爛然，輝映日月，必將如歐陽所云矣。花農在翰林頗有聲，而怡甫起家劇縣，銓陟監司，其勲業尤未可限量，又以見世家喬木之與國運共靈長也。

附詩二首

二老東南錢與沈，純皇親許兩詩人。高宗詩云『二老江浙之大老』，又云『沈期錢起兩詩人』，謂公與沈文慤。至今百有餘年後，御墨淋漓色尚新。

看取榮光上燭天，賡歌盛事憶當年。邇英歲拜天家賜，知是雲章第幾篇？高宗賜公詩甚多，非止此一篇也。

歐陽公記仁宗飛白，自稱余。東坡記仁宗飛白，則稱臣。論者或以蘇爲得體。余以此卷藏於私家，非觀於內府也，若用蘇例，則首行應書故刑部左侍郎錢某，似亦非所以應其子孫之求，故仍用歐例。

孤山忠節祠記

杭州保安坊故有忠節祠（見阮文達所刊《兩浙防護錄》），祀宋太學生巨翁徐公者也。公諱應鑣，江山人。德祐二年，瀛國公入燕三，學生百餘人皆從。公誓不北行，登太學雲梯樓自焚，其僕破壁掖之出。翌日，挈子女投井死。益王立於福州，贈朝奉郎祕閣修撰，學者私謚正節先生。今其墓在方家峪，其祠則不知何時由城中移建孤山。然國朝周三變《抱玉堂集》載，徐問蘧十世從祖諱江山，字伯仁，別字六橋，明正德辛巳進士，官至尚寶卿。問蘧承其祀，附其